

“葛优躺”在这个夏天莫名其妙地火了。低调的葛大爷已经许久没有新闻,恐怕连他自己都不曾想到,会以这样的方式被刷屏。

“葛优躺”的历史渊源,要追溯到23年前,那个时候有一部名叫《我爱我家》的室内情景剧特别火,葛优在里面饰演一个重要角色,其中有一集,葛优疲惫不堪、生无可恋地躺在沙发上。23年后,这个画面被重新发掘了出来,并且被网友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寓意。

“葛优躺”不是一下子爆红的,也有着不是一个情绪积累的过程,在此前几个月,就有这幅图片在零星流传,如同其他的网络流行语一样,当它不断被推送、不断被注释,“躺”已经不是一种身体姿态,而是一种精神姿态。当漫威英雄们被拉来与葛优一起陪躺的时候,“葛优躺”终于势不可挡地火了。

回顾这几年的网络流行文化,成功学已经被成功击退,机场书店的成功学书籍以及成功学大师们唾液四溅的演讲视频产品,已经少有人问津,网民对于“成功”的定义,已经有了自己的认知,不会再过度地被成功学绑架,把自己的心境搞得一团糟。

所谓的心灵鸡汤,在社交媒体上也屡被围剿,观点重复、思想苍白的心灵鸡汤,解决不了任何问题,甚至无法给人带来心理安慰。网民登录网络,希望通过与人的交流以及获得更多的信息,从而看到生活的真

# 不妨一起『葛优躺』生活太多不容易,

□韩浩月



我看日本电视剧的时候,常常会被编剧的老实感动,女主角就住在小小的房间里,桌子上摆着百元店买来的塑料置物盒,吃着711的便当,看到寿司和牛排会流泪。每天认真地骑单车或搭地铁去小小的公司上班,邻座是穿着青山洋服的青年。她们的妈妈都是系着围裙、笑容优美的中年女子,或卷发,或盘髻,站在整洁的公寓门口,挥手说“今天也要加油哦”。参加婚礼和葬礼、年会和酒会的时候,妈妈们大都妆容得体、语气温柔,头上没有羽毛,身上也没有亮片,简而言之,都很美,不夸张,但令人愉悦。编剧并没有夸大年轻的优势,没有鄙夷年长者的风度,尽管日本是一个那么迷恋青春的国度。

40岁的檀丽、天海佑希,50岁的小泉今日子、黑木瞳,60岁的大地真央,70岁的吉永小百合,仍然以美好的风貌出现在电视剧里,她们是医生,是律师,是政客,是警探,是董事长,她们在岗位上仍然散发着魅力,拥有属于那个年龄的美丽和尊严,在生活的各个领域,被尊重、被肯定、被赞美、被呵护。年龄感并没有碾压她们的理智和优雅,年龄感也没有褫夺她们的骄傲和美貌,在众多年轻花旦环伺中,她们依然璀璨夺目。粉丝们仍然会买有着小泉广告的啤酒,看到画报上的大地真央,会哇哇地发出惊叹。健康的社会,美是没有年龄感的。美这个词本来可以用在任何年纪的人身上。

# 总妖魔化『大妈』们电视剧为何

□刘贞

而我们的电视屏幕上,潘虹干脆已经是一个终年家斗的悍妇,何赛飞也已经歇斯底里了若干集,江珊永远在怀疑丈夫是不是出轨了,她们的对手方站着李明启、刘莉莉、温玉莲,各种长于笑里藏刀或就地打滚的亲家和同事。更多的中年女演员,只能以小姨、外婆、姑妈这样没有营养的角色出境,一出场就顶着三姑六婆扰乱乾坤的任务,似乎一出生就已经到了更年期,完全

相。成功学以及心灵鸡汤,恰恰对生活真相形成了掩盖。

90后乃至00后网民开始主导互联网语境以及网络消费之后,上几代人的传统价值观已经在互联网上没有了市场。年轻网民从来不在乎别人的眼光,甚至不屑于与非同一群体的人交流。正是这些数量庞大的年轻人在改写着网络流行文化,甚至开始反过来去影响老网民们。

而成熟的网民群体,一直是被社交网络当成意见场来看待的,但当众多公众事件消耗了他们太多的耐心之后,许多网民开始不再关注社会热点,把视线转向了生活层面。如何在浮躁、焦虑的网上、网下寻找到合适的生存状态,成为他们新的追求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“葛优躺”经过发酵传播,成功进入网民的精神世界,被网民当成了对抗压力的利器。

说白了,网民既喜欢葛优,又喜欢躺,同时更喜欢“葛优躺”背后的那份悠然、自在、无所顾忌,对应现实生活,能拥有这种状态哪怕是心态的人,实在太少,所以大家才愿意通过“葛优躺”来表达内心的愿望——少一点压力,少一些被裹挟,多一点自我空间,多一些生活情趣。

在成功学甚嚣尘上的时候,有一句网络语“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趴着”,这句流行语其实和“葛优躺”的内在含义是大致相同的。“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趴着”从表面的语义看是消极的、灰色的、绝望的,但内在却藏着一种专属于中国人的智慧,在古时中国人的生存逻辑中,有着“哪饿哪吃饭,哪黑哪睡觉”的传统,这通常会被解读为随遇而安,但从积极的角度看,这又何尝不是国民性格中乐观成分的体现?

在艰难的环境里笑出声来,这曾经是我们的国民性格中非常坚韧的部分,如今却开始变得稀薄而脆弱,这和竞争压力有关,也和人们不断提高自己对生活的期望值有关。生活条件越来越好,人们的满足度却没能提高,反而欲望变得更多更复杂。在这样的情形下,多一点“葛优躺”是好事,如果它能够舒缓一下神经,或者让人停顿一下,去思考它内在的含义,没准能得到更多。

生活不容易,精神太多压力,不如我们一起“葛优躺”吧。

脸,衰败、孤寒、迟滞,就是让审美祸害得不伦不类,艳俗、聒噪、敲锣打鼓的热闹劲儿,再不就是一生积极投入斗争的漩涡,跟领导斗完了跟单位小妖精斗,跟小妖精斗完了跟自己老公心头的红玫瑰斗,老了老了跟自己家的儿媳妇斗,跟儿媳妇背后的那个老刁婆斗,斗争间隙工作一下。好像她们的一生是这么单调,好像年纪的增长只加剧了无趣和无稽,好像她们没有自己的追求,没有自己的趣味,没有自己的梦想,从来不曾在生活中、在职场上、在爱情里、在家庭事务里焕发过光彩。

对美的偏狭理解孤立了美,也丑化了年龄感,对美的势利论证篡夺了美也逼仄了成长这件事。我们在电视上看不到优雅雍容的女主角,也看不到美好平和的主角她妈,我们面对的只有紧绷的生活、乏味的成熟、恐怖的衰老和变态的趋势。关掉电视,我们也只能看到越来越不靠谱的老年人、越来越让人灰心的大妈们,艺术、生活交相辉映,老,变成了一件可怕、可窘、可叹又可哀的事。

假如屏幕上少渲染一点老态的不堪,也许社会上就会少释放一点对年长者的排拒和挤压,也许我们走向衰老的路就不会那么扭捏而尴尬。

美是参差多态。大概因为我老了,所以我越来越笃信这一点。年轻是可倚恃的,但不只有跋扈这一种形态。期待屏幕上能出现一个令人信服的美丽的中年人、美丽的老年人。

【文化论坛】

## 儒学不必非得跟一级学科较劲

□魏新丽

前段时间,多名学者联合发表《关于设置和建设儒学学科的倡议》,提出在中国高等院校设立儒学一级学科的畅想。这个提法似曾相识,几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出要将国学设立为一级学科,但因为国学门类众多、体系庞大,甚至国学自身的定义都不明确,这个提议最后不了了之。现在儒学又被搬了出来,它有较为完整的体系和明确的定位,想要挤进一级学科似乎更有说服力。

儒学和国学之所以非得跟一级学科较劲,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想为自身的学术研究争夺资源。根据教育部颁布的《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》,我国共有13个学科门类,在此之下再设定一、二级学科等级。只有在学科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,研究人员才能顺利申报课题、申请经费,学科也才能设置硕博点等等。而由于儒学一直“不在编”,国内儒学研究院虽多,但地位尴尬。

但是,这个一级学科的“户口”和“名分”,与儒学却有并不愉快的纠葛。中国当前高校的学科体系源自西方的学科分类体系。清末民初随着西学东渐,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冲击。教育制度变革过程中,新式学堂逐渐建立。1912年1月19日,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发《普通教育暂行办法》,规定:“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。”1917年蔡元培入主北大之后,更是一手建立起大学的文理分科制度。这个体系中,并未给儒学留有空位。随着上世纪20年代胡适等人发起整理国故运动,国学的概念被提出,但这并不是复古,相反,通过归纳梳理,将国学的体系打碎,然后将不同的知识分配到西式的学科中,传统的国学分解成现代的哲学、文学、经济学等等。

很多儒学研究者抨击过现行的学科体系。2014年,舒大刚曾发文《把儒学从学科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》,想要拯救“被割裂到各分科之学中的支离偏颇的知识化儒学”,但令人奇怪的是,有的人一边嫌弃现有的学科制度,另一方面又寻求在当今教育和科研体制中的名分。他们寄希望于相关学科体制改革,但是这个改革却是要赋予“儒学”或“经学”独立的一级学科地位。这种所谓的体制改革只有增删,并未触动分科体系的根本。

在中国传统社会中,儒家学说从来不是独立的,它依附于制度,“三纲五常”是它的一个基本规范。因此,儒学与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性质并不相同。它注重学术和道德的统一,要求知行合一。余英时曾说过,“没有社会实践的儒学似乎是难以想象的。”仔细观察儒学研究者的倡议,会发现他们很看重儒学的社会功能和教化作用。在《倡议》中提到,要培养合格公民、塑造君子人格,全面改善和提升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。舒大刚也认为,因为社会道德失范、人心不古,所以需要重新发挥儒学的教化功能,发挥其应有的致君尧舜、淑世济人的社会功能。他由此认为现在并不缺少书斋中的精深学问,而是缺少社会服务和民间日用。

如果将儒学列为一级学科,会发现存在两个问题。一是它与现代大学的学术追求并不契合。蔡元培曾说过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。大学的道德教育自然要抓,但与学术并不可混为一谈。现有的学科中,并没有如此注重社会教化的学科。二是现有的学术体制也无法给予其合理的发展空间。最基本的是,如何进行学术考核?“合格公民”和“君子人格”有何量化标准?又如何评价?写论文肯定是不可行的,这必将给现有的学术考核评价体系出一个大难题。再有就是学生的就业出路问题。古代熟读经典的知识分子,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,但是现代社会,儒学专业的毕业生该何去何从?用人单位招人恐怕并不会只招合格公民,还需要其他的专业技巧。